

茅盾

文汇

下

范观澜◎主编



常惺·南亭·成一·范观澜◎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華嚴

文匯

下

范观澜◎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严文汇/范观澜主编.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6

ISBN 978-7-80123-869-6

I. 华… II. 范… III. 华严宗-研究 IV. B9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068962 号

华严文汇

范观澜 主编

·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84037602(编辑部)

责任编辑: 王志宏 赛 勤

版式设计: 范晓博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25 印张 480 千字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500

书 号: ISBN 978-7-80123-869-6

定 价: 49.00 元(上、下册)



范观澜 1952 年生，江苏泰州人。毕业于第二军医大学，并就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班。现任江苏省泰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副院长。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泰州分院特约研究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泰州市海陵区作家协会主席。

自 1988 年起，因机缘得以亲近当代佛教高僧成一、了中、妙然、茗山、真禅、慈舟、仁德等。多年致力于佛教文化研究，已发表论文多篇与著作多部。其作品多次获得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项并被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

范观澜已出书目

1、《杏蕾初绽》

(江苏省出版总社, 1998 年)

2、《江淮名刹泰州光孝寺》

(江苏省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3、《中国佛教发展史述略讲义》

(台湾万行杂志社, 2003 年)

4、《寻踪名僧的摇篮》

(作家出版社, 2004 年)

5、《范观澜摄影作品集》

(中国摄影出版社, 2004 年)

6、《泰州佛教》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6 年)

7、《成一法师传》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6 年)

8、《悠悠稻河情》

(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 2007 年)

责任编辑: 王志宏 赛 勤

封面设计: 三石工作室

缅怀哲人唯有惭愧

虚云老和尚，人都希望他，如宝掌和尚一样，活上一千岁。人既是父母所生，焉得不死？然而多数的人，都寄这希望于他老人家，由此可想而知，现在的佛教界里是如何的人才寥落。其实，即使虚老和尚真的活上一千岁，一千岁以后又怎么办？这是一个无法想象的问题。一千岁以后，还是要死！我们作此非非想，亦无非聊以自慰而已！如今，虚老和尚毕竟是圆寂了。人们往往爱以“泰山其颓、哲人其萎”来悼念死者。假如要使这四个字用得恰如其分的话，那么民国以来，唯有虚老和尚可以当之而无愧。台湾佛教会为虚老和尚的圆寂启建涅槃法会，并出专刊以留纪念，这是很有意义的事。余不文，实不能表彰虚老和尚之德学及其维护佛教之功德于万一。然而前人的嘉言懿行，都是后学者的模范。因此不得不提出几点来，作为我和比我年岁小的同道们做人的借镜。

学佛是解行并重的，有时行犹重于解。一谈到行，我们好像感觉到，任何一个地方的条件都不够。可是虚老和尚鼓山受具足戒以后，在鼓山的后山岩洞里礼忏，一住就是三年。试问，岩洞里有个什么？既没斋供，也没有衬资。如果有的话，那便是潮湿、虫蚁和冬天的酷冷。这在先讲条件而后修行，甚至条件够了，还是不肯修行的我们，对虚老和尚此一发心，能无愧死？

与士卒同甘共苦，这是带兵将官的美德，也是能抓住部下向心力的好方法。有盐同咸，无盐同淡，这是住方丈、当住持应有的操守。虚老和尚生平修复的寺庙，如云栖、南华、云门等等数十处，都

是从败瓦颓垣中，披荆斩棘整理出来的。我曾经看到虚老和尚亲自执着锄头，率领大众锄草的照片。一个寺庙修理好了，传戒、讲经，待到有人可以付托而绍隆下去的时候，他就一笠、一杖、一包袱，飘然而去。对于心血所凝成的辉煌成绩，毫无留恋。1949年后，斋粮断绝，虚老和尚嘱咐大众，说：“老人业重，有累大众。你们不能跟着我水斋，还是大家四散，各随缘分去吧！”水斋，就是斋粮没有了，以水当饭。在这些地方，我们如一经反省，则对于虚老和尚这种“高风亮节”的操行，相距又不知其几千里矣！能无惭愧？

常言道，人无十全，也就是全才难得。就我所知道的，并且连我自己在内，会讲的人不见得会写，会写的人未必会讲。会讲、会写，而阿弥陀佛念不上板的名僧也是有的。尽可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但你要问他，白米若干元一百斤？柴火多少钱一担？他准会向你翻眼睛。至于写好字、做好诗，那已经是份外的事了。若夫真实修行而至于人定，则更古今中外罕见其人。虚老和尚，则传戒、讲经、做水陆、做法会、建筑、垦殖、维护佛教，甚至被人打得筋断骨折，仍然不离于定。虚老和尚诗歌集上，他老人家以一百二十高龄写“应无所住”四字，浑朴厚重，比之憨山大师自书六咏，有过之而无不及。且短短的四个字，却包含了无尽的教训，意味深长，值得我们玩索。我于玩索之余，又不禁惭愧欲死。

我们对他老人家只是表示惭愧，于佛教又有什么补益？而且我们每隔一、两月，就听到相识者的报告，异教徒如何猖獗——比如玉里镇的异教徒说，佛教，只是台湾有，所以以金钱来做成绩，在当前的局面之下，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我们应该放大圈子，认清自己的职责，各尽所能（无能，也应该学习），不以个人悠闲清静或名位为前提，使佛教在这空前的恶势力压迫之下，能绍隆下去，我们的责任才有个交代，也才不失今天纪念虚老和尚的意义。

大概是民国十八年吧！我在上海清凉学院当助教，亲近应慈

老法师。其时正是夏天，虚老和尚适到上海。他老人家穿了一身粗布褂裤，须发甚长，面貌清癯，真可谓道貌岸然。有两天的中午，一是在牯岭路十号崇法寺下院，一是在宝昌路四号祝家，曾经陪他老人家吃过两次饭。自然，当时在座的都是老和尚、老法师，我彼时还是一个小和尚。他老人家曾约应老法师去办学，也曾附带地叫我去帮忙。我虽宿福浅，没有能亲近到他老人家，然而这两次的同席，现在想起来，也算无上的因缘了。

先师智光和尚行状

先师智老人，江苏泰县籍，俗姓孙，为县之望族。宿具善根，于13岁即舍俗，依宏开寺道如上人出家，法名弥性，号以心，别号仁先。受焦山记别而后，法名文觉，号智光。17岁于宝华山浩月老和尚座下受具足戒。清光绪三十二年，扬州天宁寺创办僧师范学校，由文希和尚任院长，日人道扬居士任教授，此我国佛教首创僧学校之始。老人即于此时考入该校受僧教育，而与仁山法师等同学，实开佛教僧青年研求佛学之先河。当时佛教界新青年受孙总理思想之鼓励，力求改革，引起佛教保守派之嫉妒，诬僧师范学校为革命党之窠穴。文希院长被捕下狱，学校遭勒令停办。方始萌芽之佛教教育，固受打击，而老人向学之志趣，亦顿受挫折。幸杨仁山居士于三十四年创祇园精舍于南京，老人复负笈就学。仁山、太虚二尊宿，皆彼时之同学也。

越二年，清廷惧佛教青年参加革命，乃飭江苏佛教诸山创立僧立师范，其经费由江苏全省负担。老人遂与仁山、太虚二公，转入该校，继续研求。求学机缘虽一波三折，但老人为学之心，则愈益坚决，以此进步神速，为同侪冠。人民国后，该校始告停办。仁山、太虚二公因受革命思潮之激荡，曾于宣统三年发动佛教革新运动。首先拟将金山江天寺改为学校，而寺中当局诸公以保存寺庙为由，拒绝之，当时曾引起极大风潮。佛教革新运动终成幻影。老人为革新派之一，受此挫折，于佛教前途，怒焉忧之。遂于民国二年回泰县，创办儒释初高小学，训练出家青年。南亭即该校学生之一。

民国四年，就读上海华严大学，亲近月霞老法师，同学中先法师常惺和尚、先师兄霭亭和尚与焉。不久，该校因事停办。又随月老转入杭州海潮寺华严大学。月老人为专宏华严及禅宗者，老人长期亲近，遂于《华严经》特有研究，曾著有华严大纲，其原稿不幸于中日战争中被毁。

民国六年，袁世凯与日本订立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时，日人要求，日僧来华布教。其轻蔑我国佛教无宏法人才，显然可见。当时北京政府为抵制日人，乃请月霞老法师赴北京，讲《楞严经》。月老因不惯北方气候，不久南返，而老人旋又随月老人应九华山东崖寺之请，宣讲《楞严》。同年，湖北归元寺又请月老人讲经。月老人赴湖北后，东崖寺讲座即由老人代座。秋后又随月老人至宜兴槃山寺，讲《法华经》。不久，月老圆寂。老人痛失所依，顿悟人生幻化，乃专研向上一著。

民国七年冬，至常州天宁寺，亲近冶开尊宿，参禅三年。冶公为当时禅宗泰斗，名震大江南北。

民国九年庚申，遵天宁寺六十年一传戒之成规，传授三坛大戒。四众之求受戒法者，近三千人。老人曾充其知客，南亭亦沾其余晖，入住禅堂，躬逢其盛，及今思之，犹有余荣。

民国十年，入泰州北山寺掩关，专究《华严》。旋应镇江焦山定慧寺之聘，受记别、任监院。焦山为苏省佛教有名大刹，住众常三百余人，以研究教理为主要，因与南京大宝华山之律、镇江金山江天寺之禅，称宗、律、教，鼎足而三。从此老人卓锡焦山，讲学以导，随宜说法，受业之僧青年，不待招而自至者，常数十百人。

民国十八年，应香港何张莲觉居士之请，赴港讲《普贤行愿品》，开香港佛教之新风气。香港苦旱已久，开讲之日，大雨滂沱。以此，车水马龙，听众极一时之盛。曾着妇女学佛缘起，结女众之缘。

于中亦曾受泰县佛教居士之礼请，讲《弥陀经》；又于泰县北山寺讲《普贤行愿品》、姜堰居士林讲《仁王经》、故乡曲塘某庵讲《弥陀经》。

民国二十三年，接任焦山定慧寺住持，首改丛林制度，力排众议，创办焦山佛学院，造就青年宏法人才。先后毕业焦山佛学院之青年，四、五百人。在台宏法诸同道，曾就读于焦山佛学院者，有悟一、星云、煮云、莲航、云霞等诸位，皆僧青年中之佼佼者。

民国二十六年对日抗战爆发，焦山为要塞地区，地势险要，极为危险。寺众咸劝老人避难他乡，老人以焦山常任为重，誓与山寺共存亡。及至日寇蜂至，焦山精华全付一炬。以老人力持镇定，率众挽救，不但未伤一人，而大殿、藏经楼、天王殿得以保存。老人目睹日寇蛮横，不屑与之周旋。因返苏北泰州，教授故乡弟子（如成一、妙然、守成等皆为老人之所培植），并灌输其佛学及爱国思想，从事抗日宣传，提倡生产报国，创福田工读社。于中曾至出生地之黄柯庄，为俗家眷属、邻居辈讲《普贤行愿品》。黄柯庄为一乡村，居民多以农为主，唯知眷属丧亡，请和尚念经超度，讵知佛经尚可讲解，莫不啧啧称奇。胜利后始回江南，于此可见老人之意志焉。

1949年偕南亭而来台湾。以此十四年来，讲经、传戒，席不暇暖。1949年初，寓十普寺，讲《遗教三经》。后以前居正与李子宽居士启建国国息灾法会，礼请老人于十普寺主持净坛。1952年，移住台北市新生南路南亭所创之莲社，先后讲《金刚经》，并受聘至台南大仙寺、基隆灵泉寺、台中宝觉寺，三次传戒。且于印经及奖学事业，亦复不遗余力。受老人感化而归依三宝者，数千人。

平时，除主持华严月会、领众共修外，其个人修持，日以阅经、静坐、拜佛为恒课。每届冬令，必打个人静七四十九日。并鼓励华严莲社清寒社友子弟升学，特发起华严供会，集资充作奖学基金，对社友中之隐贫或突遭变故者之救济，亦及时输将，但不欲为他人

所知。殆遵“为善不欲人知”之古训，更以佛教崇尚无相布施故也。

老人身体素弱，食睡甚少。自去年春夏之交，入医院，割治小肠疝气，即感左胸上端疼痛。至今年春初而加剧，食睡更少，日渐消瘦，卒于国历三月十四日晨七时十分，溘然化去。智灯熄灭，慧日潜辉，佛教先进，又失一人，岂独南亭一人之不幸已哉！

十五日上午七时，遗体入龕，周身柔软如绵，头顶犹温。尤奇者，乡居弟子某夫妇二人，十八日夜间得一异梦，梦老人与之言，曰：“明日下雨，汝二人不必参加法会。人多，我无法招呼汝。二十日，南亭自有信到汝。”是二信士平时最关心老人之病者。十九日老人圆寂，二人未到。南亭奇之，乃以限时信告之，果符梦中之言。是亦见老人于弟子之慈爱矣！

十九日，适逢观音大士圣诞纪念日，到会者三百人左右，整日为老人念佛。四月初八佛诞日，为老人终七之期，天然之福，足证其生有自来。

老人披剃常住之徒，有霁亭、润亭、南亭、遂亭、雨亭，徒孙有存远、恒远、善远、良远、春远、旨远、定远等，徒曾孙有自一、守一、成一、唯一、果一等，余皆不复记忆。霁亭曾住持镇江夹山竹林寺，南亭曾住持泰县光孝寺，存远曾住持仪征天宁寺，善远曾住持泰县觉正寺，自一曾住持南京栖霞、普德二寺，守一曾住持宜兴龙池山。

至于焦山定慧寺之法徒有二，曰鐙明与鐙朗。鐙朗即今日新北投“中华佛教文化馆”馆长东初法师也。其法孙则有圆湛、戒证、茗山、介如。

老人嘉言懿行，潜德幽光，当不止此。唯时间仓促，就南亭所知者，敬告诸方同道及护法信士，伐乞矜鉴。

先师智老人圆寂纪念特刊征文启

呜呼！先师智公之圆寂，今将五七矣！流光迅如弹指，转瞬之间，此一代人天师范，其嘉言懿行、声音笑貌，能不烟消云散，而犹存在于吾人心目之间者几希！

溯吾师髫年出家，志趣高洁，虽出生于乡井，而能不随流俗。犹忆（南亭）十二、三岁时，吾师与吾兄霭亭去杭州海潮寺华严大学，路过（南亭）之披剃常住——营溪观音寺，登程时，全寺人送之大门之外。老道人景某目送之，曰：“以师父骨格不凡。”盖吾师青年之法号为“以心”也。于今五十年，其言犹昨。而吾师之一生行藏，亦不辜负此老之预言。

夫吾师之一生事迹，备载于拙作先老人行状中。倘蒙诸方缙素大德，奋其如椽之笔，摭拾其一二行能，誉扬之，歌颂之，南亭将汇集之，编印成册，用以纪念吾师于无尽，而后贤读之，亦足以鼓励奋发。其于移风易俗，不无裨益。诸山同胞大士居士！其许我乎？

记华严座主应慈和尚

亲教师应慈和尚有言，曰：“罗什、玄奘二大师，从未有人称其为老者。今人年未五十，辄呼为某老、某老，被称者亦满盘承受，恬然而不以为怪，斯殆人寿渐减之兆欤！”师承袭冶开、月霞二尊宿之余响，于华严、禅宗之弘扬，虽年近九旬，犹不稍懈。日以绍隆佛种，续佛慧命为职志。不做寺庙住持，不求任何名位，作客一生，除讲经、坐禅而外，无别事。然则此老者，盖天下之大老也。记应慈和尚而不呼之以老，尊其意也。

一、籍贯及其出身

和尚俗姓余，祖籍安徽歙县人。逊清同治癸酉，太夫人周氏梦僧鸣引磬而生。兄弟四人，和尚最幼。家世盐商，早迁居于江苏东台之安丰场。诸兄亦有兼习钱业者。和尚读而未成，娶某氏，光绪二十四年死。

二、出家因缘

太夫人崇佛，和尚亦从而茹素，侍太夫人诵《金刚》、《弥陀》诸经、大悲、准提等咒，耳濡目染，久而能背，殆宿生之慧种也。清末，

盐场变化，盐业中落。更赋悼亡，使和尚悟世无常，生度世之念。即于是年朝礼普陀，邂逅明性禅师，宿缘遇合，遂请出家。明公以和尚富室子，席丰履厚久，难堪清苦，拒之。和尚矢以至诚，卜于大士，得第一签，语与明公缘合，无以却，遂削发焉。第从明公归其披剃常住南京三圣庵，尽除旧习，粗衣粝食，担粪锄草，殷勤三载如一日，从未以为劳倦也。习经之余，尝自慨曰：“出家儿不能发明己躬大事，白消二时粥饭，尚得为人乎？”

三、受戒、参学经过

光绪 26 年岁庚子，和尚年二十八。奉明公命，至浙江宁波之天童寺受具足戒。戒师寄禅和尚（世所仰称为八指头陀者是也）一见器之，且期其有成。受戒毕，回南京复命。礼祖已，明公训之，曰：“出家人以精勤三学为本，汝既受具足戒，更当修学定、慧。从今以后，唯有金山、高旻、天宁三禅寺，是汝安足处。除此而外，不许住，大事未明，亦不许回庵见我。”

光绪二十七年岁辛丑，和尚往止金山，亲近大定老和尚，精勤一载。次岁乃至高旻，亲近月朗老和尚，苦心参究，少有所悟。高旻寺位于江苏扬州之东乡（地名三叉河），为一专门参禅之丛林，门风高峻，代出哲人。不接受经忏佛事，大众云集，食不足，则出而募化，故上海、广东、南洋莫不知有高旻寺焉！以是道风四播，名闻遐迩。然供养单薄，住众虽日噉粗粝，鹑衣百结，不厌也。

光绪二十九年岁癸卯，移单常州天宁寺，参冶开老和尚，一住四年，单提向上事。每酬冶祖问，辄有针芥相投之妙，祖深许之。

天宁寺位于常州东门外，紺宇琳宫，鳞次栉比。田产多，供养好，益以冶祖道风，参学者踵趾相接，食指千百，为江南丛林冠。江

南诸山或有事，唯天宁寺马首是瞻。是时也，国势衰弱，每受侮于强邻。光绪帝颇英武，有用新人，行新政之趋向。各省州、县士大夫首有提庙产，兴学堂之倡，全国骚然。江苏江阴十方庵，庵产多，素称丰富，提产兴学之风，首被波及。住持某走常州，求冶祖。

和尚时为书记，住客堂。熟闻其事，曰：“易耳！唯须和尚指治祖去函知府，附申报一纸。知府阅后，不但风波可息，且须命驾来寺拜访也。”如法炮制，果如其言。盖庙产兴学之举，轰动全国，光绪帝已有所闻，亟下谕制止。谕中意谓：“国家兴学，自应筹措专款。庙产乃奉佛香火之资，为兴教育而提庙产，实有辱国体”云云。此谕载诸申报，江阴诸绅未之见，而出家人亦多不看报纸，和尚留意及之，故使大难决于一言。同参之众，多以另眼视和尚矣！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初一日，与月霞尊者同得法于冶祖。此中所谓得法者，即禅宗以心传心，心心相印之谓也。古代禅门以心心相印为法之授受。此授受间之依凭，三言两语耳。如南岳怀让禅师之于六祖：让师初见六祖，祖曰：“什么物？怎么来？”让师瞋目无以对。给侍左右者八年，乃得一转语，呈六祖，曰：“学人有个入处。”祖曰：“呈将来！”让曰：“说似一物即不中。”祖曰：“还可修证也无？”让曰：“修证即不无，染污即不得。”祖曰：“汝既如是，吾亦如是。善自护持。”是即所谓以心传心，心心相印也。降至末世，乃有所谓传法仪式，以设香案，方丈升座，诸山证明，宣法脉，以示授受有凭，要亦应付现实，而隆重其威仪耳！受法者，固应以绍隆佛种为职志，亦为其得法寺庙之合法住持。据和尚言，月霞尊者与伊之接受记别，原以利用天宁寺财产，改宗风为“禅讲兼施”，办佛教学校，以造就僧才。后以窒碍难行，故皆飘然引去，从未以方丈二字萦心也。

和尚既得法矣，其师明公闻之，喜甚，即日由宁至常，礼谢冶祖。设斋供众，其望子成龙之心，实尤逾于为父母者。月霞尊者于

和尚为长，于《华严》大经夙有心得，遂请于冶祖，令和尚从学，冶祖许焉！自是十二年，师事尊者，给侍左右，终始不懈。在此期中有一佳话，笔者民国十九年岁丙午，听《华严》于常州永庆寺，禅讲之余，和尚曾追述之，以为笑乐。盖月霞尊者某年讲《维摩》于安庆迎江寺，和尚负笈以从。但以天宁寺法子之身份高人一等，于经教之研讨，不甚用心。月霞尊者以班辈平等，未便严厉呵斥，乃以善巧命诸听讲尼师，搭衣、持具，手扳经本，至和尚寮房。礼拜毕，将经本打开，请之，曰：“昨日经文深奥，敢请师叔为学人等重述一遍，倘得有所了解，则感恩不尽矣！”和尚此时目瞪口呆，几无所措手足，深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其难堪之状，有非笔墨可以形容者。月霞尊者，在房外呼曰：“应师父于昨日所讲之经，殆未注意。汝等容日再请开示可也。”于此一场尴尬局面方算过去，而和尚却恨尊者入骨矣。旧时讲经，多以下午二时讲大座，四时由听众中之名列前茅者讲偏座，晚上为研究，次日上午九时许为小座。小座由主讲法师升座，抽签订之。某日，月霞尊者抽出一签，曰：“应慈法师！”和尚骤闻之下，不禁汗毛皆竖，天旋地转，咄嗟之间不能出一言。盖和尚虽经一度打击，但仍漠视经教，听听而已。于性相空有、大小权实，从未加以研究。故尊者再施以方便耳！抽签后，惯例被抽者闻呼起立，由本位捧经向上一举，走至法座前，再向上一举，然后由右侧登座，如其所应而敷衍之。不能去者，在本位起立，合掌者辞，请待下次，然后再抽他人。但众目睽睽之下而回牌，亦一大侮辱也。自是和尚恨尊者愈切，兹殆误会其有挤而去之意。乃于当日夜整顿行李，黎明悄然而去。孰料，未出三门，而尊者从暗中出，执和尚手，问：何之？是时和尚惶愧至极，无地自容，不禁泣下，尊者亦泣。尊者挥手命随侍茶房，名三元者，将和尚行李携入法师室。尊者又慰和尚，曰：“弟何太痴？夫出家儿所为何事，岂不为绍隆佛种而冀登大觉乎？果尔，则经论为之阶梯。天下事，未有不学而能